



衡岳志卷之三

分巡上湖南道僉事

東莞鄧雲

雲霄編輯

衡州府知府長泰楊鍾英

衡陽縣知縣清江羅夢暘

衡山縣知縣汜水何登高同訂

鄉紳禮部郎中耒陽曾鳳儀輯纂

衡州府學生貢王邊寧

衡陽縣學生貢王國泰

劉經筵

臨武縣學生貢鄺祖詩



衡山志  
卷之三  
郴州 學生負袁伯璣同校

仙釋

宇宙間名巖邃谷往往爲至人窟宅蓋清幽之掩鬱靈秘之昭宣若兩相待也彼瓊膏滴乳瑤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屣可到乎衡之以仙釋著者多矣演玄風垂慧日輝映兩間當並茲山不朽也志

仙釋

僊

漢

愚車子與嚴君平友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岳

王妙想神仙錄曰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居黃庭觀巽水之傍朝夕竭精誠想念丹府有光景神物之異後乃僊去

劉根先生遊觀四方晚歸南岳之東峰煉真服炁後僊去

雙子辨號華蓋君在靈芝峰修煉

王谷神卽太微先生蜀東城山道士渡荆渚泛瀟湘至南岳卜菴於金母殿胎息還元數年道成

皮玄曜卽太素先生與王谷神同卜菴南岳



李鳳仙自幼不語幽棲南岳人問之曰知白守黑道  
貴昏默

張白膠辟穀雲隱峰日飲深醉歌曰山花頭上插酒  
向口中斟醉眼看醒漢茫茫盡喪真後不知所往  
樵者見之但破鉢而已

賣薑翁不詳何許人日在市中賣薑有道士遇之欲  
授以黃白之術翁不荅但取擔上薑納口中頃臾  
吐出成黃金兩人相顧而咲自是不復見

張道陵自天目山遊衡山謁青玉光天二壇禮祝融  
君之祠

張禮正漢末入衡山服黃精顏色悅澤

劉麟之少尚素質謹和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測好  
遊山谷因採藥至南岳深入忘返

晉

南岳魏夫人任城人晉司徒劇陽文康公魏舒之女  
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介讀莊老三  
傳五經百氏無不讀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  
神仙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  
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間處父母不許年二  
十四方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



樸次曰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  
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屋宇齋于別寢將逾三月  
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  
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主清虛真君王  
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綿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  
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  
天王卽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  
子其勗哉青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  
汪子之仙名於玉劄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  
不更聞上道內法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

後日當會陽條山中爾勤密之矣王君乃命侍女  
華散條李明允等便授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  
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君精金  
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卽手授  
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  
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  
爲小有洞天仙王今所授者卽南極元君西城王  
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  
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玄九皇高真虛  
微八道上真玉宸褒爲大帝所敕便教于魏華存



是月日良日戊申謹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  
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  
受真人大師紫元夫人書也於是景林又授夫人  
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  
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臟生華色反孩嬰乃  
不死之道也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之荒亂夫人  
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真仙嘿示其珉知中原  
之亂攜二子渡江漢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  
馬安成太守遐字子嵩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夫  
人自洛邑達江南寇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佑

嘗栖衡山望前峯妖氣祛之仰天峯白雲潭乃其  
遺跡二子位旣成立夫人遂得冥心齋靜真靈累  
感修真之益與日而進夫人凡在世八十三年以  
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東華青童  
來降與夫人成藥兩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  
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  
日太一玄仙遣飄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  
徑入陽條山中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  
女於是龜山九虛大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  
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



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  
太素三元君扶桑大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  
致命授夫人玉劄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  
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  
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  
內景叙青精健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  
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琅邪王舍人楊義護軍長  
史許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貞白真誥所呼南真  
郎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君家謂楊君  
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子所

營者道所詠者妙道妙旣得恐知慮蕩散斯念吾  
子宜慎之復云河東梧桐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  
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  
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  
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水火久如此者仙道亦  
不隱矣但在莊敬丹道而絕淫色之念也若抱淫  
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  
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又曰得  
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  
醢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



而流虫出戶賈李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  
九鼎於荆山尚有喬嶺之慕李生服雲散以潛昇  
猶頭足異處墨狄固虹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  
赴火務光翦薙以入清水之泉栢成納氣而腸胃  
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徵乎得道趣捨之迹固  
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  
尸解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  
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  
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  
是仙靈非尸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

肉脫脉散血沉灰爛而五藏自生骨如玉七魄營  
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生服  
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  
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煉身形勝服九轉  
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山登太極闕受書爲  
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  
魄侍肉胎靈祿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也其用他  
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卽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  
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尸者有形皮存而無骨  
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



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曉向暮去者爲地下主者皆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灾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頹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爲二豎子而致斃耶智以無涯傷性心以慾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栖研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境寂混然與泥丸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真乖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察觀之氣內有愠結

之哂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正華日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宸蘭風扇綠輶上真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頰翹翫被八素翰道成初不遼人事則可預使余形氣消夫人旣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久蕪梗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



若嬰孺號爲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感夫人亦寓  
夢以示知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  
傳大歷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  
以紀其事焉張驚喜字彥悅冀州人張華之族永  
康中隨父任當陽棄俗修真南遊至寶慈觀仙去  
緜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  
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年孑然無侶壇側多  
虎遊者結侶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見畏數年  
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  
云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栖窮林命

我爲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緜乃姑之祖也聞姑  
修道勤至將有真宮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每有  
人遊山必青鳥預說其姓字又曰河南緜氏乃王  
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  
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  
人仙壇壇乃一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圓浮寄他石  
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夜  
羣僧持火挺刃將害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  
見僧旣出門卽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  
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



村者十人分散九僧爲虎所殺其一不共推故免  
歲餘青鳥語始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隨之而  
他人未嘗會其語鄭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師  
事於姑謂畋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  
將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新野先生晉太康中與徐君採藥入衡山

陳興明潁川人也少遊名山周訪真跡於南岳天柱  
峰遇二真人年可十八九自云我歷行四海度有  
志之士以世人修道暫能專精中道而廢不能勤  
久何由擢形雲天飛冲霄衢矣汝之積功亦可嘉

也第勿退敗何慮不列名於金臺玉籍前苦後樂  
苦卽有極樂卽無窮何者林谷幽棲禽獸爲伍饑  
渴畢至寒暑辛勤割世辭榮離親捨愛可謂苦也  
壽同天地變化無方策空乘虛坐生羽翼可謂樂  
也得不勉於修勵乎興明拜首曰永佩聖言畢志  
於道不敢怠忽也遂授明鏡玄真之道修之十八  
年二仙復降以告之曰昔我授汝至道果能勤行  
今則登躡九天遊宴八海積功之報也前苦後樂  
惟子得之矣以晉太始年三月一日於元陽宮升  
舉



施存號胡浮先生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驅策虎豹  
之術居衡岳西峯洞門觀石室或跨白豹而出愛  
慕者罕得親近晉永康元年四月七日升舉

尹道全天水人也於衡岳觀後峯修洞真還神徹視  
之道兼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天真降焉謂  
之曰白日升騰者當有其才而後成其道昔漢武  
帝感太真金母授五岳真形靈飛十二事纔得尸  
解之道而不能使形骨俱飛汝授其一事而有冲  
舉之望斯乃勤苦所資亦宿分所值矣道全曰淺  
學無聞願示其要天真曰上自五帝六甲左右靈

飛之符洎混洞東蒙之文事自次第而有十二及  
五岳真形取其山之向背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  
藏隧脉之所通而爲之圖也况主符圖吏兵仙曹  
職宰者衆矣汝得靈符及受列岳真形能自信奉  
而獲感通乃知文始之裔太和之族世有神仙矣  
與汝期於九清之上混茫之中言訖而去道全晉  
時居山至永嘉九年正月九日白日升舉

薛女貞晉時避世居南岳尋真臺外示同塵內修至  
道後仙去

陳惠度潁川人也初居茅山採靈異草藥貨之飲酒



不食僅數年南遊挑兩笈盡是金石之類至南岳  
選其幽勝乃告天而盟鍊丹深夜被鬼所擾三揭  
丹爐運石摧壓唯冥心蟠石上誦黃庭經佩五岳  
真形圖其志愈恪陰有感道力潛扶獲擒魍魎妖  
氛盡散其鬼戰慄悲號真人復令豎石誓免戮鬼  
形遠遁他界後丹成光氣滿山明徹遠近後服之  
以永明三年五月十三日升舉

汪子華自幼讀書自謂取功名如拾芥年四十累舉  
不第棄家雲遊愛南岳之勝結菴祝融峰九年不  
出

### 南宋

徐靈期修道於南岳歲久遍遊岳之巖洞及諸山谷  
一十五年無不周覽作衡山記云天柱峯高四千  
一百丈有夏禹治水碑銘皆科斗文字紫蓋峰常  
有白鶴翔集其頂而神芝靈草生焉又言有石室  
在其下香鑪曰杵丹竈具存祝融峰上有碧玉壇  
傍生紫梨木雖子熟人莫得而食之其所記洞府  
勝異甚詳竟不知靈期所修何道能制伏虎豹役  
使鬼神以元徽二年甲寅九月九日於上清宮白  
日升舉



鄧郁隱居衡山三十餘載居洞靈臺誦經遇魏夫人  
忽乘雲至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尋遂傳法行  
之而得道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鼓翼  
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乃  
乘之而去

鄧郁之字彥達卽鄧郁子也昔與徐靈期爲友周遊  
靈山宋元徽年中徐君於上清宮升天郁之徘徊  
仙山歲久梁帝聞其修道而闕丹石之備詔賜物  
力許於岳麓山置上中下三觀爲修煉之所有神  
人告語曰洞門之中是招福之鄉延生之地善記

勿忘丹成復回居紫蓋峰東以梁天監十一年壬  
辰十二月三十日有八真人乘雲車羽蓋降於室  
中卽前得道升舉者八真人也於是日揖郁之就  
自然石壇同升霄漢後有朝旨爲之宮旋擇道士  
以主薰奉至唐咸通年衡州刺史張覲陳乞賜號  
紫蓋峰九仙石壇如其所請焉幼夢一鳥吐印與  
之人聞有疾以印治救永爲符章病者自愈

齊

張曇要居招仙觀精思感通天真密降授其內養元  
和默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三年神遊太空面朝皇



極大帝賜以瓊實琅膏混神合景之液受而服之  
變化不測神用無方以齊延興元年七月初三日  
升舉

梁

張如珍南陽人也居南岳遇神仙降授明鏡之道使  
其修之曰夫照物理者天也照物形者鏡也天之  
道以清鏡之體以明人能存天清鏡明澄心靜神  
而內外洞朗則至道成矣若以內役其智外勞其  
形心不澄神不清者去道遠矣吾昔受之於長桑  
公子云此道要秘於太微中天帝所得之能洞達

玄通遐照八極夫洞真法中有四規之道依四時  
而行之亦與此同體爾古人所謂虛其室則白自  
生定其心則道自生信哉言乎如珍修之九年而  
成洞視千里無一物可隱以梁天監三年十一月  
十三日於九仙宮白日升舉

王靈輿九江道主也勤志於道初居五老峰神人夜  
中謂之曰得道者若非其地如植五穀於砂石之  
間則不能成矣雖有升飛之骨當得福地靈墟然  
後可以變化雖累德以爲土地積功以爲羽翼苟  
非其所魔壞其功茲道無由成矣靈輿問何地可



以棲止曰朱陵之上峰紫蓋之鄰岫可以冲天矣  
遂自廬阜遷居南岳之申宮一十二年群真下迎  
以梁天監十一年七月十三就壇升舉

唐

廖仙名法正郴人也為景星觀道士

一曰名通玄景星觀在今蘇仙

山脊俗謂之中觀

幼從方外得費房劉根之術

按仙傳費房得異

人術能符驅百鬼又劉根有召鬼之法太守史祈驗之果然敬服之

談經演法鬼讐

神降然性耽遊訪行亦見重于人當時賢士大夫  
亡不得接逢掖之儒亦爭知其名時有人為表崇  
所僂者覓符咒治之皆不能痊且愈以狂獫已而

倩廖師師至一見而慙慙以醒即得如初厥神如

此自是聲名益重咸通六年懿宗皇帝召宣入朝

行道術有驗上重而留之欲拜之官廖師辭不受

因力求歸乃重餽遣還師又辭不受賜號玄妙真

人歸過荊州公安野渡渡有二妖為人害時每興

波覆人舟

二妖小傳及郡志皆作二聖然聖無崇人之理大約山妖魍魎水妖魍魎疑不

出此作二

廖師渡方日暮無人舟中流水波澎湃

師恚然奮袂舉傘劈浪浪為之靜趣棄舟赤足踏

蹴水面御風而過

至今公安渡賴以無虞

舟子驚異知師非

世人也遂追隨師矢願為滅僕歸至觀求傳道法



師語曰汝自當持素我于此中煉丹丹成吾與汝分餌之汝慎護吾門也師遂隱山崑不出後廖師仙舟人

為本觀上神未幾師出遊廣東連州靖福山結一廬居

焉居連師少與人事室中亦無所有惟置一榻簡

書數篇而已後服水晶雲母不復染世味水晶雲母仙家

所服古衛卿何姑皆服之服二年即于其地白日飛昇今靖福

山尚有廖仙羽化迹焉說者謂師人品雖在佛老

韓文廖師蓋溺于佛老實為聖賢非他吐納丹赤者流也師

嘗栖于衡山韓昌黎遊衡之麓與之接譚深器重

焉別時為序以送之韓文有送廖道士序稱柳居衡岳之南

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其水土之所生各材

不能獨當也意必有忠信魁奇材德之民生於其

間而以廖師當之又曰廖師學于衡山氣專而容

寂多藝而善游又曰廖師善知人其見重于賢士

大夫如此今郡西有廖仙嶺為師煉形之地仙觀

尚存焉廖仙嶺在郡西三十里土人相傳謂師嘗施扉履于此今併存之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

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為

業而峭不然迥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

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出遊迤邐遊歷各山不



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子亦辭  
父學仙今峭慕之與其有益於父母父母以其堅  
心求道不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  
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惟以酒爲藥常  
醉騰騰獨遊無所不知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衫  
或卧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  
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  
峭捧之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  
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  
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曰何能看得爲盜所

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故無憂也後居南岳煉丹  
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著化書

薛季昌河東人遇正一先生司馬承禎於南岳授以  
玉洞經籙研真窮妙唐明皇召入禁掖延問道德  
乃談極精微上喜之恩寵優異尋卽還山上賦詩  
贈之詩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  
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虛猶宜傳秘  
訣來往候山輿丹成一日忽曰祝融今夕有天真  
之會予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父承休吳房令娶汝南



周氏既娠三年而生泌小字順幼聰敏書覽必能  
諷之開元十六年泌年七歲玄宗御樓大酺命中  
使潛抱之以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說令詠方圓  
動靜泌應聲曰方如碁局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  
如碁死說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實道其字  
泌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隨意說  
賀曰聖代嘉瑞也然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  
行道者曰十五必白日上昇一日空中有異香之  
氣及音樂之聲泌之血屬必迎馬之至後二年賦  
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

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仙復不貴  
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意氣負  
良畝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一葉扁舟泛五湖張  
九齡見而誡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  
爲詩但當賞心懷古勿自揚已爲妙泌泣謝之爾  
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喜其有器度前途不可量  
也九齡出牧荊州邀至郡經年還遊衡山因遇神  
仙桐栢真人羨門子安期生降之輿車幢節照灼  
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  
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



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老谷神之術天寶十載玄宗訪召近侍進講道德經肅宗爲太子敕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交十三載丁母憂還山無復仕宦之志詣南岳張先生受籙又與懶殘禪師遊著明心論必嘗於衡岳寺讀書於懶殘所謂人曰非凡人也且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墜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懶殘命坐爇火出芋以啗之謂必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祿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王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會

肅宗手劄召泌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卧內規畫大計遂復兩都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上聞之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服之入謝上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李輔國張良娣譖建寧王肅宗賜王死泌請歸衡山代宗卽位累有頒賜中使勞午於道未幾徵入翰林元載嫉之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載誅追復京師



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歷陝府長史兼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歸去陝州界泌潛師隘險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漕米無砥柱之患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崇文館大學士封鄴侯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之所擠恒以言論忠讜歷事四朝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事慘然久之而別林至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

張果號通玄大酉山有煉丹池武后時遣使召之卽死後人復見居衡岳山中玄宗遣中書舍人李嶠齋醮書邀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問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

唐若水魯郡人也知閩州若山其弟爲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道中宗朝嘗徵入內殿尋懇求還山詔許之

羅浮軒轅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床前則髮垂至地坐於閭室則目光可長數尺每採於深巖峻谷之側有毒龍猛虎衛護或民家具齋



飯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卽袖出一壺纔容二三升縱賓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命人飲則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藥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群俄而見十數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於中空則可屈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內庭遇之甚厚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撒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唐宣宗因又問先生道孰愈於

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嘗之而集方休於所舍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貴皆不喻其言於時宣宗召令速至而纒及玉堦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知矣坐於御榻前宣宗令官人侍湯茶有笑集貌古希素者而縝髮朱脣年方二八須臾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鬢髮如絲於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官人之過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因話荳蔻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纒折下更嘗



賜棋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於此宣宗曰朕無得  
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撤盤卽  
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宣宗食之歎其甘  
美無匹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卽把筆書曰四  
十年但十字挑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  
及晏駕乃十四年也初辭歸山至江陵於一布囊  
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  
故忽然亡其所在

王旻得道者也號太和先生居衡山貌如三十餘其  
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於父旻嘗言姑年七

百歲矣有人識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來天台羅  
浮貌如童其行比陳夏姬唯以房中術致不死所  
在夫婿甚衆天寶初有薦旻者詔徵之至則於內  
道場安置學通內外長於佛教帝與貴妃楊氏曉  
夕禮謁拜於床下訪以道術旻隨事教之然大約  
在於修身儉約慈悲爲本以帝不好釋典旻每以  
釋教引之廣陳報應以開其志帝亦雅信之旻雖  
長於服餌而喜飲酒不輟其飲必小嚼移時乃盡  
一盃而與人言談隨機應對其服飾隨四時變改  
或食鯽魚每飯稻米然不過多至葱薑薰辛鹹酸



之物非養生者未嘗食也好勸人食蘆菹根葉云  
久食功多人有傳世見之面貌皆如故蓋數百歲  
矣在京累年天寶六載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留  
戀京師不出乃宣言曰吾將爲帝師授以符籙帝  
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遐周至與旻相見謂曰  
王生戀世樂不能出耶可以行矣於是勸旻令出  
旻乃請於高密牢山合鍊玄宗許之因改牢山爲

### 輔唐山

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常聞異人多在  
市肆間以其喧襍可混迹也後遊長安遂至一藥

舖偶問云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飯訖  
卽去或兼覓藥者亦不多買似非凡俗者劉公曰  
早晚當至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往果有道流三  
人到引滿飲酒談謔極歡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  
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後每記之不可尋  
求也及作刺史南過衡山縣館時春日風景和暖  
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  
語郵吏曰此菜何所得荅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  
種所以館中常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  
之說遂往見王十八衣犢鼻褌灌畦狀貌山野望



劉公趨拜戰慄漸與語問其鄉里家屬曰蓬飄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疑異之遣坐索酒與飲迄不肯却歸晏乃詣縣言欲偕同往嶺中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山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穢弊人皆並竊笑之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怠之色數日遂死劉公嗟嘆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乃塋於路隅園後一年官替歸朝却至衡山縣令郊迎旣坐曰使君所

將園子去尋却回乃應是不任驅使劉公驚問曰何時歸曰去後月餘日卽歸云奉處分放廻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隣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涕泣不返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其墓瘞所空存衣服耳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近至屬纊家人妻子圍視號叫俄聞叩門甚急閤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求見一家皆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乃盡令去障蔽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



半甌灌而搯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遂巡開眼蹙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涕泗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媿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丸可延十歲至期某却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固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鉄坐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求見相公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卽愈且還其藥遂以鹽一兩投水令飲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丸顏色與三十年前月有詔至乃卒

田良逸元和初南岳道士業絕高遠近欽敬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山人見者褊吝盡消侍郎呂渭楊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不獲或邀請至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髮敝衣欣然就與到郡亦終無言卽日降雨所居岳觀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而天



陰晦弟子請待晴田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  
齋左右代整冠履扶昇壇上天已開晴楊嘗迎至  
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使者以履襪追  
及於衙門卽坐堦砌着襪傍若無人楊再拜亦不  
止之時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其揚自京尹謫  
臨賀尉遺銀器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者還  
田謂日報汝侍郎歸無憂也未幾量移杭州田平  
生未嘗干人人亦不敢逆性不多記人官位姓名  
第與呂渭最深愛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候之  
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床撫其

背曰爾是呂渭兒子耶溫泣然降堦田亦不止其  
真樸如此又蔣含弘與田良逸爲莫逆交混元之  
氣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向亦類兄事於田蔣始善  
符術自晦其道入莫之知後居九真觀命弟子至  
縣市齋物不及則還詰其故云於山口見一猛獸  
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歸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  
時何敢如是卽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踏符蔣  
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  
旣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復留  
意焉未幾與俱蛻去



柳實元徹衡岳人唐元和中結伴往驩愛二州各省  
其父至登州爲風飄入海島二子登岸見一廟有  
玉天尊像案上有金爐俄有雙環捧玉合至炷以  
異香二子以其事告女曰玉虛師當降此島與南  
溟夫人會子堅請之言訖二仙果至二子泣而求  
救玉虛曰子隨南溟夫人而行當無憂也夫人視  
二子久之曰二子殊有道骨他日當得仙但子宿  
分自有師吾不合爲子師耳遂命侍女送二客去  
乃贈以玉壺高尺許復別以詩云來從一葉舟中  
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

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其傍皆異花二子於花  
間潛窺皆群龍相接爲橋將至海岸侍女乃解一  
合子中有物如蜘蛛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昔  
遇少年因而生子垂三歲夫人命與南岳之神爲  
子前南岳回鴈峯有使者至水府使者回曾以吾  
子所弄玉環寄之而使者隱之不付二君經回鴈  
峯下願訪使者廟以此合投之當得玉環爲送南  
岳吾子亦當有報慎勿啓之二子因問侍女曰夫  
人云吾輩自有師師當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爾  
二子乃經回鴈峯訪使者廟以合投之須臾有黑



龍飛騰空中下一玉環乃收以送於南岳廟忽現  
黃衣少年出二金合謂二子曰此藥名返魂膏人  
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言訖不見二子  
遂持歸其妻死三日矣以其藥塗頂果俱活乃共  
訪太極先生於南岳一日雪中見老叟負薪哀其  
年老而寒飲之以酒啗薪擔上有刻太極二字乃  
拜求之因持玉壺以告其故叟曰吾平生時玉液  
者此壺也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更不復出  
房建居於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從道士授  
真籙積二十年後南遊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

與建語爲建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  
一一皆若涉歷後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  
建曰吾嘗客於南海迨今十年矣時有寺官李侯  
者護其軍李侯以簪遺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  
建得其簪喜甚因而別去是歲秋建至南海常一  
日獨遊開元觀觀之北軒有傳塗爲真人狀者二  
焉其位於東者左玄真人及視左玄之狀果衡山  
所遇道士也奇而歎者且久及覩左玄之冠已亡  
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  
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寺官李侯護兵於南



海嘗以二玉簪飾左右真人迄今且十年其左玄  
之簪亡之數年矣今君所獲果是焉建竒之因以  
玉簪歸道士

張山人伎術之士曹王臯貶衡山時嘗出獵因得群  
鹿十餘圍已合計必擒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  
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耳遂索水持呪  
力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纜及寸負囊柱  
杖蹶蹶而行衆人視之無不見者山人乃取一針  
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見跛足而行卽告王曰此  
人易追止十數里遂命走馬向北逐之十餘里見

一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  
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禮求請  
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見諸鹿無罪  
卽死故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  
遣左右視之諸鹿隱於小坡而不動王問其患足  
之由曰行數里忽然患之王召山人與之相見乃  
舊識焉其足亦平復乃是郴州連山侯觀主卽從  
容遣之未幾有一客過郴州寄宿此觀繫馬於觀  
門糞穢頗甚觀主見而怪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  
去未數日客遇山人山人謂曰君方大厄盖有所



犯觸客卽說前日所與道士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爲君致禍却速往辭謝之不然不可脫也此爲震厄君今夕所至當截一栢木長與身齊致所卧處以衣衾覆之身別處一室以棗木作釘子七枝釘地依北斗狀乃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卽回求得木等果依前法設放宿處未至郴州於山館半夜忽大風雷雨震於前屋湏臾電光直入所止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電入屋數四如有搜捕之狀不得而止比明前視栢木已爲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哀求生命久而方

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厚報之也

申泰芝字廣祥其先洛陽人也因守官湖外世居長沙泰芝卜居邵州仁風村之柳塘數世皆修慈惠泰芝自幼蔓處不與親友交好讀書常清儉遊息南岳訪神仙之事一夕於祝融頂遇真人傳金丹火龍之術歸而煉丹雲山之北或棲真天聖巖中積有歲年遂能乘虛御風隱顯出入人不可測開元二十六年明皇召至長安以楮爲座待之泰芝如坐木几明皇甚異之爲設齋饌泰芝納數物懷袖中間之對曰當以陛下命賜邵州守月餘邵守



果有表至其靈異若此後以天寶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於雲山觀冲舉

華幽棲自西蜀遊二十四年歷荆渚泝瀟湘禮赤君於此修真晦其名氏於五峯之下石臺上注靈寶經臺上烟雲如香烟繚繞而起注經罷烟亦自無感格如是因名天香臺後尸解

吳涇虛開皇中道士也字合靈居華蓋院風狂未嘗下山終日沉湎亦無烟火之具俗呼爲吳獐好睡經旬不食嘗言云若要閑卽須懶如懶卽不閑也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云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

雲兮風着力眼前驀地見樓臺異草竒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爲上昇忙一時提向瀛洲賣後於清泰二年上昇又有荆臺隱士鐵剗先生樊氏慕合靈之道常騎白牛訪之楚王馬希範嘗師之後馬希聲嗣位先生不知所之

張惠明貞觀末再修遇南岳石英夫人傳道行抱一三五混合之法而後尸解

司馬承禎字子微開元初自海山乘桴鍊真南岳結庵於觀北一里目之白雲丞相張九齡屢謁之明



皇令弟承禘詔之較正道德經深加禮待呼爲道兄凡是觀中供養金銀器皿悉歸降賜自御札批答表書往來不絕天寶初蜀人薛季昌昔在峨嵋山注道德經二卷後隱居衡岳華蓋峰撰玄微論三卷并大道頌一首乃注得司馬弟子王仙嶠寫進上詔住降真觀供器御書批答不絕及於九真觀奉追聖祖天道玄元皇帝聖像一鋪十三事通光座高一丈七尺經六百七十卷仙嶠乃本觀道童性好淡泊因看列仙傳有物外操嘗謂五千言外皆土梗耳携岳中茶入京師教化嘗於城門內

施茶忽一日遇高力士見而異之問所來答是南岳山九真觀道童爲殿宇頽毀特將茶來恭化施主力士喜其言因聞明皇宣見帝喜清秀問曰卿有願否對曰願鬱鬱家國盛濟濟經道興帝喜令拜司馬先生爲師於內殿披戴厚賜廻山夜夢感真人陳少微而得道要再命侍司馬先生來王屋久之奏云尊師以開元二十三年仙化云請收南岳舊居爲觀蒙聖恩書額詔薛季昌住持降聖觀宣賜聖像供器天寶十二年復令衡州鑄銅鐘一口降賜觀中音韻振遠徹於霄漢重四千斤



俞靈瓚河間人衡山九真觀修道十餘年南岳赤君授以回風術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如在掌中劉元靖武昌人初師王道宗道宗仙去靖感悟遂遊名山入南岳峻峰鑿石穴以居絕粒煉氣唐敬宗召入思政殿問長生術尋放歸武宗復召入禁中受法錄賜號廣成宣宗時仙去惟杖履在焉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嘗於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自衡山遊太白過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

其止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擁鑪夜坐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鬢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掀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可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剗中事煎烹次傳與喜踴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蘇文中有潛浪驚題訖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卽袖手竦肩倚北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



張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譏於喜二子相顧慙  
駭然欲以多窮之卽賦兩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  
膽圓如戰馬纓喜又成兩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  
意彌真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瓜未落葉凍芋疆  
抽萌師服又吟曰磨礮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訖又  
授喜思益苦務欲壓彌明每營度欲出口吻吟聲  
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竒曰旁有雙  
耳穿上爲孤髻撐吟竟彌明日時於蛭蚓竅微作  
蒼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竒語皆侵二子夜  
將闌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常人也某等伏矣願爲

弟子不敢更論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  
成也謂劉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耶又連唱曰  
何當出灰炆無計離餅鬻謬居鼎鼐間長使水火  
爭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過升  
合盛寧依煖熱弊不與寒涼并忽羅翻溢愆實負  
任使誠陋質荷斟酌狹衷愧提擎豈能煮仙藥但  
未污羊羹區區徒自效瓊瑣安足呈難比俎豆用  
不爲手所橙願君勿嘲誚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  
卽便讀之畢謂二子曰子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  
耶吾就子所能而作且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



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豈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床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也請問此而已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坐彌明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驚顧已失彌明所在問童子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便旋然久不返覓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携詩詣昌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余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行于代焉

宋

跛仙太平興國中有跛仙遇呂洞賓於君山後亦隱抱黃洞行靈龜吞吐之法功成回岳麓自號瀟湘子嘗言我愛瀟湘境紅塵隔崖除南山七十二惟喜洞真墟元祐間嘗有白鶴栖鳴於杉松之上三日而去

率子廉衡山農夫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爲道士居南岳紫虛閣性嗜酒嘗醉林間郡守王祐過其前不能起直視祐曰村道士欲飲酒不能常得得復徑醉官人恕之祐察其異與歸居月餘無所言



送還山贈祐詩二絕書板懸閣上衆始驚之一日  
忿謂衆曰吾將有所適衆往視則歿矣塋之岳下  
未幾有僧守澄自京還附子廉與書驗之乃歿之  
日所書發其塚惟杖屨而已

衡山道人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嘗裹糧持錫入衡山  
至朱陵西原遊覽累日捫蘿度險無跡不到因憇  
於巖下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  
道士坐繩牀僧詣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以  
饑困告道士欬起指石地曰此有米觸石深數寸  
令僧探之得陳米斗餘卽置於釜承瀑水敲火煮

飯僧纔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食止  
此可謂薄命我當畢之遂喫飯盡又曰我爲客設  
戲乃處木菓枝頭猿懸鳥跂趁捷閃目有頃又旋  
繞繩牀蓬轉湍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在僧  
尋路歸寺數月不復饑渴

元

姚祖大元末爲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有數年少並執  
筆作書祖謂是行侶休息乃在道過之未至百步  
許少年相與翻然飛去遺一帋書在坐處前數句  
古時字自後皆鳥跡



釋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初住鹿苑爲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



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亦道輪回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師一日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麼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景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師遣僧問同叅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有真百尺竿頭須進步

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王化裏有客來謁師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卽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抵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人

無量壽佛姓周氏柳程水鄉人

程水在郡東北五里資興縣界

毋

熊氏產師有摩尼入懷之兆生而頤面大耳骨瘠



如柴標姿異人天姓好定自幼卽出家俗相傳郡西開元寺爲師披剃處初叅徑山道欽禪師自立禪關一所設門扃鑰止留一甕牖昕夕跏趺其中不間寒暑者數年唐天寶末辭徑山之羅浮披經悟法得般若彼岸之理嘗從一高僧觀于海上高僧戲謂師曰苦海無垠如是哉師感然曰是衆生之所謂苦海而菩提之所謂性海也僧爲之大愕然坐師上坐而禮之居數載歸省其母按小傳師程水遇鄰姥呼其乳名師矢之曰得道不歸程歸程道不靈江邊逢老嫗道我舊時名母曰幾年相別形枯容頽因殺雞爲黍食師師不忍辭

承母命盡啖之毋食其一跏師食竟趨至江許出

腸洗之按統志佛圖澄左乳旁有一孔通腹內時以絮塞之遇夜拔絮一室洞明或有障淖臨流引腸洗之已復納入厥江遂名洗腸洗腸江在郡東其至江屈曲亦若腸

今常有獨足雞浮水面焉雞獨足者以母食其一跏也郡人建

刹郡南香山香山在郡南五里舊有招提今廢寺下有香泉味頗甘冽留師就

爲道場地輕浮居爲之陷因出遊過衡州鴈峯寺苾芻者怪其形不容止宿師曰既不許宿可借行

僮衆僧嗤之曰行僮難覓要泥塑金剛吾當奉女

師曰不難以手指一金剛儻然倒地成一健僮荷

簦從師而去今鴈峯寺天王右一位竟不可塑每塑成采繪竟又復自墮後每塑竟不



得加僧眾大訝相謂曰近聞郴陽出佛意其人乎  
五采師行百步眾共追之趕至渡頭及之眾僧泣懇曰  
吾等不識活佛願留回寺師抑掄曰吾是遊僧柰  
何言佛眾苦留不已曰五百年後吾當歸鴈峯爾  
以一袈裟並說一偈遺之偈云雲遊僧者悟真空  
千佛袈裟萬代宗山寺眾僧留不住五百年中歸  
鴈峯授訖師杖錫而去俗傳師後携行僮過渡登舟舟為之震撼渡者儻然  
曰子殆金剛耶言訖而行僮復復嗟為泥矣  
至德初游至湘源遂于湘山  
翔淨土院居之湘山在全州西二里寺在山之陽舊名景德寺宋賜額報恩光孝寺  
天下高僧從之者甚眾至會昌初一日謂眾比丘

曰大劫將至僧當易衣冠眾曰當若之何師曰是  
固無害遂披紫霞衣曰無量壽衣頂青崆冠曰真  
空法冠將頤下肉成顛擲頂上肉成髻蓋豫知武  
宗欲滅釋氏教故以此自異又結庵湘山之覆釜  
山覆釜山在全州西四十里今寺各光定寺自稱無量壽主謂從無量  
曠劫以來有此主也釋氏唐武之阨緇剃輩未有  
漏網者唯師竟得免末州刺史常宙遣使禮請翌  
日即至四門各見其入宙出道迎惟見其一其靈  
變類此者不可具述按仙鑑軒轅集得道凡民家請齋供者雖百餘處皆分身  
而至又按一統志石坦遇異人授道術能分身同時詣十餘家大中時還淨土不



易衣冠不去髭髮于咸通八年二月十日端坐而逝時年一百三十二矣五代時以湘源多神異改爲全州師真身在湘山歷代封爲慈祐寂照妙應禪師又號湘山祖師萬相主人無量壽佛華言無量壽蓋梵語所謂阿彌陀也按釋氏有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善道法師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修十六妙觀卒以此得解又號萬壽念禪師嘗元旦上堂有教衆僧禪語今傳于世語云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迴出昔日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於其中間覓去來相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

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爲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休談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禪語出象教皮師之宗旨大概於此可見初郡村中有怪人嘗放毒于鄉里師至其家治而服之怪人竟從師爲侍者舊傳郡有怪人持一物網人而食之師至其家母曰請避師曰無妨惟人歸網師不得師以袈裟覆之遂皈依師後歸今人爲肖像于省毋又食人師長其喙乃得不歸



師側號靈武天師

此神極武而祈辟多靈應故號靈武俗撰師作師

師所

生之地為周源山

山在郡東程水鄉

鄉人即其地為師建

刹二一龍居寺一廣慧寺佛母塋龍居寺後歲時

嘗有雷雨為掃其墓墓之左右地皆產方竹里人

多取之為杖距山五里有牛嶺師嘗結靜室其下

毋往省之有頃毋渴師卓錫得泉飲之毋饑師扣

石出饅以奉今泉鐸饅模尚在又郡南萬歲山師

曾坐定其石間猶有盤踞迹存焉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陽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

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

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

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日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

作麼生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

用事無別惟吾自偶偕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

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工并妙用運水及搬

柴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

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

領玄旨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

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

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



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  
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  
并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住無生庵  
作一偈曰昔日在有時常被有人欺種種生分別  
見聞多是非後來入無時又被無人欺一向看心  
坐冥冥無所知有無俱是執何處是無爲有無同  
一體諸相盡皆離心同虛空故虛空無所依若問  
無相理惟有父王知凡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  
復問醜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  
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

以供朝夕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  
不實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不是凡夫居士嘗云難  
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其妻云易易易百草頭邊  
祖師意其女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吃飯倦來睡  
又云易復易卽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  
佛地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樸靈照見亦去爺邊倒  
士曰作麼生女曰特地來扶起士將入滅謂靈照  
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曰已中矣而有餘  
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卽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



我女機鋒捷于吾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  
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  
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卽毗耶淨名矣  
有詩三百餘篇傳於世

智明衡州華藥僧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  
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  
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  
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嘆曰今日方知此老親  
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

山境話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曰我  
二十年前作境會我今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  
曰竒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活人劍一轉語似空中  
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  
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按神僧傳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  
育知名閭里常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師遂辭親  
入道數夢神僧勸令齋戒唯一食不食別供所止  
庵舍野人焚其所居遂顯厲疾求誠懺悔所患平  
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環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



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遇清衆宜更翻  
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  
驚悟方知夢受復夢彌勒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  
同供養又夢隨彌勒與諸眷屬同會法華心自唯  
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豁然開悟  
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  
童侍衛之者時慧問禪師初閱中觀論悟旨遂遙  
禮龍樹爲師師乃往受法晝夜攝心脇不至席坐  
夏三七日得宿命通倍加勇猛尋有障魔四肢縉  
弱不能行步卽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

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心都如雲影如是觀已輕  
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放身倚壁背未至問豁悟  
法華三昧研鍊逾久前觀轉增名行既播學侶日  
增以時多艱欲往一方安禪行道忽空中告曰若  
欲納代又詣武當若欲禪定便往南岳至是領徒  
南邁值梁之亂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岳  
旣至謂徒曰吾寄此山期拾載以後必事遠遊師  
曰吾前生曾居此處領徒陟嶺見一所林泉勝異  
曰古寺也吾昔居之掘地果得僧用器皿殿宇基  
址又指兩石下得遺骸乃建塔今三生塔是也又



於東畔靈岩之傍建臺爲衆講般若法正當大岳  
之心今般若寺是也南北學徒來者雲集師患無  
水忽見岩下潤以錫杖卓之果得一泉猶未周洽  
俄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  
是也或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而自視雲漢作麼  
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麼衆生可  
度者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  
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  
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  
數量縱令甬塞滿虚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

今無比况口吐明珠光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  
標名言下當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  
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群出  
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道風旣盛名稱普聞  
有道士生妬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國券  
斷斷岳心釘石興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見  
二虎跑憤大蛇當路使驚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  
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虎蛇乃退使見師再  
拜以事白未至之前師見一小蜂來螫其面卽爲  
大蜂咬殺衝至師前師入定窺知之是宿冤欲相



撓害師謂使曰使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錫而往四門關吏齊奏師入帝已驚異及師朝見帝遂下迎復問左右卿等見此僧何如人對云常僧帝曰朕見其踏寶花乘空而至乃迎師入殿供養其道士罪以欺罔欲盡誅之師懇帝曰此宿冤願陛下赦之乃可其奏敕彼道士給師役使師奏辭還山帝餞以殊禮未几道士誣師者一人暴死一人爲犬所齧而斃應蜂兆矣自是每年陳主三信叅勞榮盛莫加而神異難測遇雨不濕履泥不汗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是年六月二十二日屏

衆泯然而逝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戒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闔追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几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時我見得甚分明祇是



臨機吐不出若爲柰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  
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  
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  
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  
忽欣然擱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  
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  
羅齊漏泄後方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刹  
住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  
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覆蘆花  
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

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  
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  
壽便行三聖云與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  
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  
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劍  
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上堂達磨未來  
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  
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二拜之後一一南詢  
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  
聖不重已靈疋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



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  
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  
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圓。三點橫該法界乃  
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  
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  
顯應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  
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着隨分有春色一枝  
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  
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  
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

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  
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  
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匏連根苦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  
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  
公以偈荅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  
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  
曰祝融峯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  
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慧和南岳祝融僧也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



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况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廷施設誑譎小兒方便門開羅蚊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木枝卓拄杖下座

祖考常德府何氏子爲潭州上封僧上堂枯木巖前夜放華鉄牛依舊卧煙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佛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惠日姓慶氏漢陽人息心達道自北徂南隱居衡岳寺來衡岳高僧自思大以來十八人爲傳藏之名

山唐盧藏用有序夫理存于業理契則業忘心宅於形心寂則形勝豈不以體會機化通同我人馳無役有而脗合人生出死而無際古之懸解者懷挾海岳提挈天地掌擲千界身沒一絲前際後際其非動無去無來而常樂豈支離其德孟浪其言哉盖同體大非而無不能自物也則有詠其洪波志其小行指玄源以釀首和幽鍵而必留亦能狎闔形神度越茲數則衡岳思海之列可得而稱矣衡岳寺者梁天監三年立本名善果暨陳改爲大明有隋號爲衡岳則衡山之心也二十八宿上飛



翼軫之晶三十六都下蟠吳楚之紀赧駁舒蔚燦  
爛炳煥以萬珠松標玉聳青蒼錯以億尺水碧  
巖霜而育粹雲芝佇香以孕真幽岫滅氣絕頂無  
迹遊其質者則遽廬清明挹其靜者則營魄淵澹  
信神明之所棲遲也故高人接踵於此遊靈跡歲  
蕤道風綿邈自鷲岩西闕象教東流勝躅雖多宗  
玄或替至於杖智慧劍懷煩惱軍理以意傳階雖  
神遇者未有斯美之甚也然而年代攸邈故老或  
遺真詮緬微後生何述有沙門惠日俗姓慶氏濮  
陽人也息心達道利見觀方自北徂南爰憩茲岳

如空寂舍覺今昔常然道清涼池知我人非遠備  
聞衆異祇覲前修而山間朴畧簡編無次遂覃思  
翰墨博采遺風事無虛美務存撫實自思大師州  
一十八人著之於傳藏用早遊斯道頗涉藝文承  
日公之思獎聞衆真之故事心存目想若見斯人  
倘茲理或存亦旦暮之期也懷鉛秉翰序其傳焉  
按傳燈錄南岳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  
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  
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乃問是何祥瑞  
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敕金州大守



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思議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歲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安曰何不問自己思議便問如何是自己意安以眼開合示之讓不省乃直指請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

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覺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証否師曰修証則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在汝心不須速說西方般若多羅識云金雞解啣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岳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卽馬祖也在衡岳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



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甕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日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甕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甕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成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何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

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揔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証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一人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一人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一人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一人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人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



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  
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  
那箇是大德  
鑄成底像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  
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  
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摠  
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  
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  
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  
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圖寂  
於衡岳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番承南岳福巖僧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  
爛臥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救  
屬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  
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  
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李  
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栢  
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  
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重請問西來  
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良雅潭州福岩僧居洞山第一座山叅次僧出問如



何是佛山峇曰麻三斤叅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峇這僧話得麼曰恰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時賀新正織錢三五百山見深肯之住峇日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入門便見

慈感南岳福岩僧本潼川杜氏子上堂吉佛心祇如今若不會若沉吟秋雨微微秋風颯乍此乍彼若爲酌峇沙岸蘆花青黃交雜禪有何依良久曰劄

文演潭州福岩僧也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是親近師曰覩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地轉直得日月圓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視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保宗禪師南岳福岩僧也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垂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闌授去殃及兎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偈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



護末南山鼈鼻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  
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  
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泰恰似泥人澡  
洗獨超象外且非捉鬼之鷹混迹塵中本是敲豬  
之狗何異逃坑赴塹正是避溺投且如斯之解正  
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  
自覩事見机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

喝

南岳般若惟勁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峯而友玄  
沙深入玄奧一日問鑑上座間汝註楞嚴是否鑑

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  
袂而去師嘗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繼  
踵之源流者又別著南岳高僧傳皆行于世

南岳般若寺啟柔禪師僧問西天以鷓鴣人爲驗此土  
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  
理師曰未荅苦空境無人不歎嗟上堂衆問板聲  
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叅旣善分  
時節吾今不再三便下座

玄泰南岳僧沈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  
見德山陞于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



年與貫休齊已爲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畚爲害滋甚乃作畚山謠曰畚山兒畚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媚旣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獠路絕巖岸出芝木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於九重有詔禁止故岳中蘭若無復還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

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一足而逝閣維收舍利建塔於迎營雲亭側

雙僧武帝時自南岳來止黃庭觀白馬巖一日沐浴畢輕舉禪坐宛然留月帔於松杉間數百年不壞海印大師首居衡山最上第一晏坐禪定百有惱亂一志如初

海尊者爲方廣開山祖師感龍王獻地之異想卽海印雙僧之流也



嶺殘者唐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性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

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旣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殘懶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筆爲爾盡驅除之衆皆



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啣之而去嬾殘旣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衡岳泉禪師名谷泉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爲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眼蓋衲子所至叢林輒刪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荊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徃省覲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任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撼之

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曰我見七十餘貞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座上來叅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師曰恰直菴主不在曰你擲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趨出道次日再來師又趨出道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臂推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祇這便



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  
真喚鍾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  
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曾便休亂說作麼曰未審客  
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糊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  
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  
供養又山有湫毒龍所墊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  
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  
俗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  
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  
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後登衡岳之頂靈峰寺

或云

雲峰寺

住懶瓚巖又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直大書壁

曰予此芭蕉菴幽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  
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餐大紫芋今弃之  
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真菴盖衡湘至險絕處夜地  
坐祝融峰下有火鱗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  
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盖松  
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  
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  
爲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  
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也旣肯首



屠憐之割巨斲置鉢中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  
市大笑而泉自若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  
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自作偈曰我又誰管你天  
誰管你地著箇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任金烏東  
上玉兔西墜榮辱何預我興亡不相關一條拄杖  
一胡蘆閑走南山與北山醉臥山路間大雪起作  
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  
呈醜拙畜一奴名調古日令拾薪汲澗或呼對坐  
巖石間贈之以偈曰我有山童名調古不誦經不  
理祖解般楫拙禦冬寒隨分衣裳破不補會栽蔬

能種芋千山萬山去無懼呵呵有甚討處慈明  
遷住福巖泉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  
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相山  
裏汝自匡坐我自眠慈明笑而已乃令南公更謁  
泉泉與語驚曰五州管內乃有此匾頭道人耶南  
公夏於法輪泉因寫偈招之曰一自與師論大道  
別來罕有同人到如今拋却老狂僧却去岫嶺峰  
頭坐大雪漫漫猿聲寂寂獨吟詠自歌曲奇哉大  
道知音難得孤雲何日却歸山共坐庵前盤頭石  
南公譏其坦率戲酬以偈曰飲光論劫坐禪布袋



經年落魄疥狗不願生天却笑雲中白鶴雲峰悅  
去訪之泉以偈贈之曰高才悅禪者心如孩兒貌  
山野特特扶筇遠謁予三年見之如初也不參禪  
不問道尋常只倡漁家傲禪人見渠冷如灰渠見  
禪人淡如皂有結伴詣常寧拜阿育王所藏舍利  
塔者以偈贈之曰諸禪結伴游玉塔靈蹤勝境將  
心劄歸來舉似看如何何似狂僧無縫塔最難邈  
豈同白玉受人踏五湖四海盡雲犇踏破幾多鞋  
共鞞無縫塔甚匝匝若遇同人方始塔忽然展手  
借樣看便與欄腮鼓一搭嘉祐中男子冷清妖言

誅泉坐清曾經由庵中央杖配郴州牢城盛又暑  
負土經通衢施檐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  
壑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  
蛻閣維舍利不可勝數邠人塔之至今祠焉

善覺禪師潭州華林僧也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  
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  
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卽  
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對僧僧參方展坐具師  
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  
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體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



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  
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  
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  
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山僧常念觀音

文悅南岳雲峰僧初叅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  
莖壘若與作一莖壘入地獄如射箭便下座師大  
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  
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趣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  
我忍饑不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

巖師納跣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  
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  
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  
心地坐後架桶籬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  
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  
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  
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卽不  
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座擬議  
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  
法輪齊添禪師南岳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



汝適來聞鼓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來僧禮拜師  
曰令人疑者上堂喝一喝曰獅子哮吼又喝曰象  
王嘖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鰕跳  
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師爲師明眼  
衲僧試請棟看若棟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  
久曰性靜情逸乃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  
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眾曰見怪不  
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座

彥孜禪師南岳法輪僧也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  
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

割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  
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覷着寒毛卓豎會麼喫茶  
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  
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机師曰點  
僧曰到師月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  
白額大虫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  
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着始驚人

橫龍和尚南岳僧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  
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  
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則暗冥



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金輪和尚南岳僧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景齊潭洲南岳雙峰僧也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峰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扇顧視大眾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着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南岳西園蘭若曇藏禪師者本受心印於大寂禪師

後語石頭遷和尚瑩然明徹唐貞元二年遁衡岳之絕頂人罕參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繁盛師養一靈犬守夜經行次其犬啣師衣師卽歸房又於門側伏守而吠詰旦東厨有蟒長數丈毒焰甚熾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寃親一撥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一夕群盜至犬亦啣衣師曰第庵中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盜感散

自賢南岳承天院主僧問大眾已集仰聽雷音猊座旣登請師剖露師曰利竿頭上翻筋斗曰恁麼則



岳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璨真珠上堂拈拄杖曰不是物擊禪床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歛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叅上堂一身高隱惟南岳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目前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蕭禪和未陽縣人初爲弓手俾催稅夜宿逋家明日逋家欲烹鷺以待之忽焉遂作人語曰我明日當烹汝善視我和聞之天未明卽請逋家索鷺去修行悟性遊至茶鄉見老嫗挑水遂求飲婦進水辭曰水恐未潔禪和憫之曰汝願富貴乎嫗曰地無泉歲不食孰具少安得富貴但得水場時歲有年足矣遂于近山岩之下以錫杖鑿石孔七以碗覆之禪七日後去碗當有泉後果然至今陰注千頃後于慶雲寺立化鷺亦如之

崇哲禪師

衡州開國和尚

上堂云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

靚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



印泥頭頭物物頭真機一印印水振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亦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弘通禪師 衡州育王和尚嗣本寂 和僧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云

三脚蝦蟆背大象問如何是切急處師云針眼裏打筋斗

智者大師荆州華容陳氏子目有重瞳在南岳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于是獲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陳滅歸隋煬帝執弟子禮號智者大師遊當

陽止覆舟山後遊天竺東陽五溪云

慧安荆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下私度

僧尼勘師師曰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

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

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乃杖

錫登衡岳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

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

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至嵩少武后徵至輦

下待以師禮甚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

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



無起盡焉用記為况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  
 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  
 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五年三月八  
 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

龍三年巳酉滅  
 時稱老安國師

隋開皇二年  
 壬寅生唐景

惟儼禪師澧州藥山僧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  
 師出家納戒于衡岳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  
 律迺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  
 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  
 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

麼不恁麼恁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  
 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  
 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  
 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  
 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子之所  
 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蔑  
 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  
 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為頭  
 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為也頭曰汝道不  
 為不為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後居澧州藥山朗



州刺史李翱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灃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乃告寂塔于院東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慧朗潭州招提寺僧也初參馬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岳來祖曰汝從南岳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

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住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

崇奧禪師南岳西林僧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辯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範禪師衡州華光寺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問僧曾到紫陵麼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麼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卽是嗣鹿



德壽志 卷之三  
門卽是曰卽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卽不  
可便打問非隱顯處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盡  
乾坤無一不是曰此猶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  
木人石女笑分明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往衡山見思大  
和尚後返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離岍時綵雲  
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空中聲云天帝召  
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  
入宮城且非人間宮府羽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  
雜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

門吾曹水府蒙師利益旣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  
而談略經十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船泛洋不進光  
復登船船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卓錫  
結茅厥後罔知攸往

釋智誓

扶什切

不知何許人勤學負帙徧歷名山至衡

岳寺憩息月餘常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疏義沉思  
兀然偶舉首見老僧振錫而入笑曰師識至廣豈  
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况師乎師與  
衆生無緣吾試爲爾結緣遂問誓今有幾貲糧耶  
誓曰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宜鬻之以爲行



資且周遊未宜講說也言訖而去至二十年却歸河北盛化鄴中聽衆盈數千人焉

唐文宗太和三年丹霞天然禪師將終命具浴浴畢乃頂笠策杖受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三師本儒生偶應舉遇禪者問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何所詣禪者曰江西馬祖出世卽選佛之場也師遂見馬祖以手托幞頭額祖曰南岳石頭是汝之師師抵南岳石頭曰着槽廠去乃禮謝入行者堂執務後因普請剗草次師獨沐頭跪於石頭之前頭忻然與之落髮尋

爲說戒卽掩耳而去便返江西再見馬祖未叅禮便入僧堂騎聖僧頸而坐衆驚異以白祖祖入堂見之曰我子天然師卽下地拜曰謝師賜與法名久之遍歷諸方後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卧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曰無事僧鄭竒之日給米麵洛下翕然敬向十五年卜居鄧州丹霞致數百衆師嘗著玩味吟二篇今傳于世謚智通禪師

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南岳思大禪師自止大蘇山凡涉十稔師示衆有二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



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非真其他隨扣而應以道俗所施造金字般若法華經時衆請師講二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智顛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顛卽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是年自大蘇山將四初興復庵同初建云

行思禪師吉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群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

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卽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旣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卽石頭和尚問

曰和尚有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



靜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甚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

也師曰未有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與南岳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鈿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岳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岳便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岳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鈿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住南岳



南岳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娠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旣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醜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

惟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遊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叅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惟自



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  
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  
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  
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  
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  
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合會道運足焉  
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  
莫虛度上堂云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  
進唯達佛之知見卽心卽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  
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

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  
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  
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  
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  
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  
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  
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  
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椽柴曰馬師何  
似這箇僧無對却圓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椽柴大  
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僧曰  
何也祖曰汝從南岳負一椽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



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卽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南岳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藏禪師衡岳南臺寺僧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峰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菜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不語

誠禪師衡岳南臺寺僧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甚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爲甚麼人施師



御古志 卷之三  
日不爲聖人

守安衡岳南臺寺僧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  
到師曰卽今在甚麼處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  
寂底響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  
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勤禪師南岳南臺僧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一寸龜毛重七斤

宣明禪師南岳南臺寺僧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便請拈出師直上覷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  
金屑雖貴

南臺和尚潭州水西僧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  
曰入口卽扶出問如何是西來意靴頭線問祖祖  
相傳未嘗傳箇甚麼師曰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  
知

道遵潭州南臺僧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  
作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真如解脫當得麼  
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  
言纔啓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宴河清三世諸佛  
說法現前于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  
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  
盂挂壁上問如何是真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  
甚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  
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  
士著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懷志南岳石頭庵住持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  
院寶偈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  
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  
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吃禾益州  
馬腹脹此偈合歸天臺何義邪師無對卽出游方

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如  
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  
忽領悟久之舜法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  
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  
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机休  
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叅不脫麻衣拳作枕机  
生夢在綠蘿庵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  
番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  
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  
德音訖示寂於最樂堂



奉能禪師潭州衡岳寺僧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  
法令莫行千峰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  
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已  
讓人遂使春糠荅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岳這裏山  
畚粟米飯一桶沒塩羨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  
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  
龍樹馬鳴吞聲飲氣目連鶩子且不能爲爲甚如  
此諦觀法王法法如是

道辨南岳衡岳寺僧也僧問拈槌舉拂卽且置和尚  
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人處也師曰  
龕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振禪師南岳衡岳寺僧山居頌曰阿阿阿瘦松寒竹  
鎖青波有時獨坐槃陀上無人共唱太平歌朝看  
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人問我居山事  
三尺杖子攪黃河

允恭禪師南岳僧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正在此  
時何謂釋迦已滅弥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  
佛法及在這箇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師時放  
行也風行草偃瓦礫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長把  
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



德壽志 卷之三  
恁麼時放行卽是把住卽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法師承遠始學於都唐公至荊州進學於玉泉真公  
真公授師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萬計有  
弟子法照初居廬山由正定聚趣安樂國見蒙惡  
衣佛侍者佛曰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  
而學傳教天下法照在代宗時爲國師乃言其師  
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  
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師始居山西南岩石下  
人遺其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  
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巖

形垢面躬負薪爇以爲僕從而媒之乃師也凡化  
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  
巷刻溪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  
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  
祠宇旣具至德宗朝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正元  
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壽九十一柳宗元爲  
述碑刻于寺門

國師法照唐大歷二年止衡州雲峰寺慈忍戒定爲  
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中有梵刹當  
東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



林寺它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神聖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當是五月爲一會感祥雲彌覆雲中樓閣觀阿彌佛及二菩薩身清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觀大僧今何輒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

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獅子座爲衆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遶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後與五十僧往



金剛窟即無著見大聖處忽觀眾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為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眾曰吾事畢矣數日別眾坐逝推波利之言果三年也當大歷七年也師於并州行五

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嘗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之至于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遂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柳子厚集南岳碑云代宗時法

照為國師

開緣號無盡順天人嘉靖間栖南岳明月峰尋居永泰峰四十餘年草衣木食悟佛心印後坐化

圓昂號遜安衡陽人參南岳無盡和尚建雲龍寺華藏閣從師說法者千五百人

真文號知休華亭人遊南岳結茅淨瓶巖與圓昂往復參證悟佛宗旨尋化去



御製詩經

卷之三

卷之三終

